

文

章

類

選

書

封事類

卅一卷

封事類

極諫外家封事

劉向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共君弑其君劉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熒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

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執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闕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恣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前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卑隸縱不爲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

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前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卑隸縱不爲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

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
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
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
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
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
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
成惟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
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又承皇太后之下幸甚

元光封事

劉向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
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
在剛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况重以骨肉之親又
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

報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
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
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選衆賢
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
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
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
和於內萬國離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
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
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
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粢音齊釐粢也始自天降此
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
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
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

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懇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磬磬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

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皆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阨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鵠退飛多麋有蜮蜚鸚鵡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震失序相乘水旱饑蝗蟲螟蠹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只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

進今賢不肖渾殺白黑不分邪正雜揉忠讒並進章
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愬轉
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
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
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
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
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
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
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
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
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
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
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况
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
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
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
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
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君子道消則政曰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
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曰治故爲泰泰者通而
治也詩又云雨雪漼漼見睍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
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
當是時送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
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
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季斯與叔孫俱官於秦定公
始皇賢季孟季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
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
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

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愠也昔孔子與蘧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戰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附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切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宣泄

再論董賢封事

王嘉

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

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
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令聖體久不平此
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
貴之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藏
已竭惟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爲孝文皇帝欲起露臺
重百金之費克已不作令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
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
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爲之寒心今
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盡賢戶賜
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
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增田業緣私橫求恩已
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
天下爲害痛矣臣驕倖因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反
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
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
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
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
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効愚戇數犯
忌諱惟陛下省察

大雨水溢封事

岑文本

貞觀十一年大雨穀水溢入洛陽宮毀宮寺
十九太宗令百官各上封事

臣聞開撥亂之業其功旣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
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崇其基
也今雖億兆乂安方隅寧謐音密旣承喪亂之後又接
凋弊之餘戶口減損尚多田疇懇闕猶少覆燾之恩
著矣而瘡痍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產屢空是以
古人譬之種樹年祀綿遠則枝葉扶疎若種之日淺

根本未固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一人搖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頽類於此常加含養則日就滋恩暫有征役則隨日凋耗既甚則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充塞則怨氣充塞心生矣故帝舜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孔安國曰人以君為命故可愛君失道人叛之故可畏仲尼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之哲王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為此也伏惟陛下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為重下以億兆在念明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過即改從諫如流為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願神養性省遊畋之娛去奢從儉減工役之費務靜方內而不求關土戰索弓矢而不忘武備九此數者雖為國之恒道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昧惟願陛下思而不怠則至道之美與三五比隆億載之祚與天地長久雖使桑穀為妖龍蛇作孽雉雉於鼎耳石言於晉地猶當轉禍為福變災為祥况雨水之患陰陽恒理豈可謂天譴而繫聖心哉臣聞古人有言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輒陳狂瞽伏待斧鉞

上高宗封事

胡濬庵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惟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猝而縛之父子為虜商賈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

位爲犬戎藩臣之位陛下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
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社朝廷宰執
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
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無禮如劉豫也哉夫
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
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
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
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
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
虜之情僞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
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
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
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
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

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
哭流涕長太息也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
時尚不肯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盛銳士卒
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
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
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儻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
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
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亦索此魯仲連所
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
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
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
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
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
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近者

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會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擗之遂非狠悞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爲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負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

已酉擬上封事

朱熹

願斬三人頭竿之藁銜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具位臣朱熹敢拜手誓首言曰臣竊惟皇帝陛下有聰明睿智之姿有孝友溫恭之德有寬仁博愛之度有神武不殺之威養德春宮垂二十年一旦受命慈皇親傳大寶龍飛虎變御極當天凡在覆載之間稍有血氣之屬莫不延頸舉踵觀德聽風而臣適逢斯時首蒙趨召且辱賜對得近日月之光感幸之深其敢無說以效愚忠之一二蓋臣聞古之聖賢窮理盡性備道全德其所施爲雖無不中於義理然猶未嘗少有自足之心是其平居所以操存省察而致其德忿窒慾遷善改過之功者固無一念之間斷及其身

之所履有大變革則又必因是而有以大警動於其
心焉所以謹初始而重自新也伊尹之告太甲曰今
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又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
德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
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照肆惟王
其疾敬德蓋深以是而望於其君其意亦已切矣今
者 陛下自儲貳而履至尊由監撫而專聽斷其爲
身之變革孰有大於此者則凡所以警動其心而謹
始自新者計已無所不用其極矣而臣之愚猶切有
懼焉者誠恐万分有一所以警動自新之目或未悉
舉則尊尊之前將有作於眇綿之間出於防慮之外
者是以輒忘踈賤而妄以平日私憂過計之所及者
深爲 陛下籌之則若講學以正心若修身以齊家
若遠便嬖以近忠直若抑私恩以抗公道若明義理
以絕神奸若擇師傅以輔皇儲若精選任以明體統
若振綱紀以厲風俗若節財用以固邦本若修政事
以攘夷狄凡是十者皆 陛下所當警動自新而不
可一有闕焉者也臣不勝犬馬愛君憂國之誠輒取
事爲之說而昧死以獻謹條其事如左

其一所謂講學以正心者臣聞天下之事其本在
於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於一心故人主
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
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如表端而影直
源濁而流汙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哲王
欲明其德於天下者莫不壹以正心爲本然
本心之善其体至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
嘗試驗之一日之間聲色臭味游術馳驅土
木之華貨利之殖雜進於前日新月盛其間

心体湛然善端呈露之時蓋絕無而僅有也
苟非講學之功有以開明其心而不迷於是
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
以須臾離焉則亦何以得此心之正勝利欲
之私而應事物無窮之變乎然所謂學則又
有邪正之別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
察古今之變以極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
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躡記誦而以雜博相
高割裂褻綴而以華靡相勝反之身則無實
措之事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正而心有
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鮮矣
故講學雖所以爲正心之要而學之邪正其
係於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審者又如此易
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惟聖

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二所謂脩身以齊家者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

之本在家故人主之家齊則天下無不治人
主之家不齊則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是以
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脩其政者莫不本於
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
別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承接於下
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未有德戒聲色
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
不入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然閨
門之內恩常掩義是以雖以英雄之才尚有
困於酒色溺於情愛而不能自克者苟非正
心脩身動由禮義使之有以服吾之德而畏
吾之威則亦何以正其宮壺杜其請託檢其

姻戚而防禍亂之萌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
之索傳曰福之與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
不始乎梱內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三所謂遠便嬖以近忠直者臣聞蓬生麻中不
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故賈誼之言曰
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之地
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
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
之聖賢欲脩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忠
直蓋君子小人如冰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
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
踈未有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也能審
乎此以定取舍則其見聞之益薰陶之助所
以謹邪僻之防安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
其舉措刑賞所以施於外者必無偏陂之失
一有不審則不惟其妄行請託竊弄威權有
以害吾之政事而其導諛薰染使人不自知
覺而與之俱化則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
不可勝言者然而此輩其類不同蓋有本出
下流不知禮義而稍通文墨者亦有服儒衣
冠叨竊科第而實全無行檢者是皆國家之
大賊人主之大賊苟非心正身脩有以灼見
其情狀如臭惡之可惡則亦何以遠之而來
忠直之士望德業之成乎諸葛亮有言親賢
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
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
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威靈也 本朝大
儒程頤在 元祐間常進言於朝以為人主

當使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
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此
皆切至之言也然後主不能用亮之言故卒
以黃皓陳祗而亡其國 元祐大臣亦不能
白用頤說故 紹聖 元符之禍至今言之
猶可哀痛前事不遠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
下幸甚

其四所謂抑私恩以抗公道者臣聞天無私覆地
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故王者奉三無私以勞
於天下則兼臨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
莫不心悅而誠服儻於其間復以新舊而爲
親疎則其偏黨之情褊狹之度固已使人憫
然有不服之心而其好惡取舍又必不能中
於義理而甚則至於沮謀敗國妨德亂政而

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蓋左右廝役橫加官賞
宮府寮屬例得褒遷固不問前例之是非而
或者又不問其有無此固舊事之失而不可
以不正况今天有蚤懷姦心預自憑結者又
將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而不顧其仰累於聖
德妬賢嫉能禦下蔽上而不憂其有害於聖
政也苟不有以深抑私情痛加屏絕則何以
明公道而服衆心革宿弊而防後患乎唐太
宗之責寵相壽曰我昔爲王爲一府作主今
爲天子爲四海作主爲四海作主不可偏與
一府恩澤若後令尔重位必使爲善者皆不
用心正爲此也又况有國家者當存遠慮若
漢高祖之戮丁公我 太祖之薄王溥此其
深識雄斷皆可以爲後聖法惟聖明之留意

焉則天下幸甚

其五所謂明義理以絕神奸者臣聞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作善者降之百祥作不善者降之百殃是以人之禍福皆其自取未有不為善而以誦禱得福者也未有不為惡而以守正得禍者也而况帝王之生實受天命以為郊廟社稷神人之主苟能脩德行政康濟兆民則災害之去何待於禳福祿之來何待於禱如其反此則獲罪於天人怨神怒雖欲辟惡鬼以來真人亦無所益又况先王制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報本享親皆有常典牲器時日皆有常度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一理貫通初無間隔苟禮之所不載即神之所不享是以祭非其鬼即為淫祀淫祀無福經有明文非

固設此以禁之乃其理之自然不可得而易也其或恍惚之間如有影響乃是心無所主妄有憂疑遂為巫祝妖人乘間投隙以逞其奸欺誑惑之術既行則其為禍又將無所不至古今以此坐致亂亡者何可勝數其監蓋亦非遠苟非致精學問以明性命之理使此心洞然無所疑惑當有即有當無即無則亦何据以秉禮執法而絕妖妄之原乎先王之政執左道以亂政假鬼神以疑衆者皆必誅而不以聽其慮深矣然傳有之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恠明於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則其為妄蓋亦不甚難察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六所謂擇師傳以輔皇儲者臣聞賈誼作保傳

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係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禮義爲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宰撤其膳而又必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警詩史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怠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有道有充有弼有承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方勝其任下之猶必取於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不幸一有邪人廁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朝夕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當誼之時固已病於此法之不備然考孝昭之詔則猶知誦習誼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於近世則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踈略矣蓋其所以教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開以仁孝禮義之習至於容貌詞氣衣服器用則雖極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寮屬具貲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至於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官官近習婦陰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烝民之生前有祖宗

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踈略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詩曰豐水有苞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七 所謂精選任以明體統者臣聞人主以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已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長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為事而以趨和承意為能不以經世宰物為心而以容身固寵為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官鬻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上恬下嬉亦莫知以為慮者是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已而可畏則必將以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諫敢言之士使為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羣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强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脩者臣不信也書曰成王畏相語曰和臣不忠且以唐之太宗之聰明英武

以竊弄威權賣官鬻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上恬下嬉亦莫知以為慮者是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已而可畏則必將以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諫敢言之士使為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羣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强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脩者臣不信也書曰成王畏相語曰和臣不忠且以唐之太宗之聰明英武

號爲身兼將相然猶必使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施行蓋謂理勢之當然有不可得而易者惟聖明留意則天下幸甚

其八所謂振綱紀以厲風俗者臣聞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摠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紀綱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驗之於下也何謂綱紀下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

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闕也綱紀旣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恥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爲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群譏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雘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苟非斷自聖志洒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敕之使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以振已頹之綱紀而厲已壞之風

俗乎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賈誼嘗爲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可使管子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爲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深切非虛語者惟聖明留意天下幸甚

其九所謂節財用以固邦本者臣聞先聖之言治國而有節用愛人之說蓋國家財用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關則橫賦暴斂必將有及於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將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國家承五季之弊祖宗創業之初日不暇給未及大爲經制故其所以取於民者比之前代已爲過厚重以熙豐變法頗有增加而建炎以來地削兵多權宜料湏又復數倍供輸

日久民力已殫而問者諸路上供多入內帑是致戶部經費不足遂廢祖宗破分之法而上供歲額必取十分登足而後已期限迫促科責嚴峻監司州縣更相督迫惟務自寬已責何暇更察民情捶撻號呼有使人不忍聞者而州縣歲入多作上供起發則又於額外巧作名色寅緣刻剝此民力之所以大窮也計其所以至此雖云多是贍軍然內自京師外達郡邑上自宮禁下至胥徒無多浮費亦豈無可省者切計若能還內帑之入於版曹復破分之法於諸路然後大計中外冗費之可省者悉從廢罷則亦豈不能少有所濟而又擇將帥核軍籍汰浮食廣屯田因時制宜大爲分別則供軍不貲之費庶幾亦可減節

而民力之寬於是始可議矣此其事体至大
而綱目叢細豈非一言之可尽今亦未暇尽
爲陛下言之惟聖明留意其本如上八者而
後圖之則天下幸甚

壬午應詔封事

朱熹

八月七日左迪功郎監潭州南岳廟臣朱熹謹昧死
再拜上書于皇帝闕下臣恭惟太上皇帝再造區夏
命中興憂勤恭儉三十六年春秋未高方內無事乃
深惟天下國家之至計一旦而舉四海之廣天位之
尊斷曰宸衷傳之聖子皇帝陛下恭承慈訓應期御
歷爰初踐祚曾未幾何而設施注措之間所以大慰
斯民之望者新而又新曾靡虛日其規模固已宏遠
矣然猶且謙冲退託不以聖智自居首下明詔以求
直言此尤足以見帝王之高致知爲治之先務也天

下幸甚臣切伏草茅深自惟念天下之大不爲無人
忠言嘉謨崇論宏議計已日陳於陛下之前尚恐不
足仰望清光無以少備採擇况臣之愚雖欲效其區
區豈能有補於萬分之一哉又惟即位求言累聖相
承以爲故事則未知今日陛下之意始以備故事而
已耶抑真欲博尽群言以冀萬一之助也臣誠愚昧
不知所出然愛君尊主出於犬馬之誠有不能自己
者故昧死言之惟陛下留聽臣伏讀詔書有曰朕躬
有過失朝政有關遺斯民有戚休四海有利病並許
中外士庶直言極諫者臣切以陛下潛德宮府幾三
十年不迹声色不殖貨利無一物之嗜好形於宴私
無一事之過失聞於中外昧爽而朝嚴恭寅畏仁孝
之德孚于上下所以士係群生之仰望濬發太上之
深慈以至於膺受付托奄有万方者其必有以致之

矣然則聖躬之過失臣未之聞也今者臨御未幾而延登故老召用直臣抑使倖以正朝綱雪冤憤以作士氣貢奉之私不輸於內帑恭儉之德日聞於四方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行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恨然則朝政之闕遺臣亦未之聞也至於斯民之戚休四海之利弊則有之矣然臣屏伏閭閻十有餘年足迹未嘗及乎四方其見聞所及之一二內自隱度皆非今日所宜道於陛下之前者不敢毛舉以瀾聖聽至若陰挾噤默終不為陛下一言則又非臣之所敢安也臣聞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孟子之言亦曰魚有智慧不如乘勢方今天命之眷顧方新人心之蘄向方切此亦陛下端本正始自貽哲命之時因時順理乘勢有為之會也又况陛下聖德隆盛天下之人傳誦道說有

年于茲今者正位宸極萬物咸覩其心蓋皆以非常之事非常之功望於陛下不但為宇文之良主而已也然而祖宗之境土未復宗廟之讎耻未除戎虜之奸譎不常生民之困悴已極方此之時陛下所以汲汲有為以副生靈之望者當如何哉然則今日之事非獨陛下不可失之時抑國家盛衰治亂之機庶社安危榮辱之兆亦皆決乎此矣蓋陛下若我宋之盛主而今日者陛下之盛時於此而不副其望焉則祖宗之遺黎裔胄不復有所歸心矣可不懼哉臣愚死罪切以為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也朝政雖未有闕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也利害休戚雖不可徧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也蓋學不講則過夫萌矣計不定則闕遺大矣本不端則未流之弊不可勝言矣臣

請得爲陛下詳言之臣聞之堯舜禹之相授也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堯舜禹皆大聖人也生而知之宜無事於學矣而猶曰精猶曰一猶曰執者明雖生而知之亦資學以成之也陛下聖德純茂同符古聖生而知之臣所不得而窺也然切聞之道路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衡石之程不過諷誦文辭吟咏情性而已比乎以來聖心獨詣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踈遠傳聞未知信否然私獨以爲若果如此則非所以奉承天錫神聖之資而躋之堯舜之盛者也蓋詔誦華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是以古者聖帝明王之學必將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存微畢照瞭然乎心目之間不容毫髮之隱則自然

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若數一二辨黑白矣苟惟不學與學焉而不主乎此則內外本末顛倒繆戾雖有聰明睿智之資孝友恭儉之德而智不足以明善識不足以窮理終亦無補乎天下之治亂矣然則人君之學與不學所學之正與不正在乎方寸之間而天下國家之治不治見乎彼者如此其大所繫豈淺淺哉易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類之謂也蓋致知格物者堯舜所謂精一也正心誠意者堯舜所謂執中也自古聖人口授心傳而見於行事者惟此而已至於孔子集厥大成然進而不得其位以施之天下故退而筆之以爲六經以示後世之爲天下國家者於其間語其本末終始先後之序尤詳且明者則今見於戴氏之記所謂大學篇者是也故承議卽程顥與其弟崇政殿說書願近世大儒實得孔

孟以來不傳之學皆以爲此篇乃孔氏遺書學者所當先務誠至論也臣愚伏願陛下捐去舊習無用浮華之文攘斥似是而非邪詖之說少留聖意於此遺經延訪真儒深明厥旨者置諸左右以備顧問研究充廣務於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國家之所以治者不出乎此然後知律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間而獨得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矣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以歷代之跡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以陛下之明聖而所以浚其源輔其志者如此其備則其所至豈臣愚昧所能量哉然臣非知道者凡此所陳特其所聞於師友之稟繁端緒而已陛下由是講學而自得之則必有非臣之言所能及者惟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臣又聞之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易之計而今日之計不過乎

脩政事攘夷狄而已矣非隱奧而難知也然其計所以不時定者以講和之說疑之也夫金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其不可和也義理明矣而或者猶爲是說者其意必曰全本根未固形勢未成進未有可以恢復中原之策退未有可以備禦衝突之方不若縻以虛禮因其來聘遣使報之請復土疆示之以弱使之優游驕怠未遽謀我而我得以其間從容興補而大爲之備萬一天意悔禍或誘其衷則我之所大欲者將不用一士之命而可以坐得何憚而不爲哉臣切以爲知義理之不可爲矣而猶爲之者必以有利而無害故也而以臣策之所謂講和者有百害無一利何若而必爲之夫復讎討賊自強爲善之說見於經者不啻詳矣陛下聰明稽古固不待臣一二言之請姑陳其利害而陛下擇焉夫議者所謂本根未

固形勢未成進不能攻退不能守何爲而然哉正以有講和之說故也此說不罷則天下之事無一可成之理何哉進無生死一決之計而退有遷延可已之資則入之情雖欲勉強自力於進爲而其氣固已渙然離沮而莫之應矣其中之也必不堅其發之也必不勇此非其志之本然氣爲勢所分志爲氣所奪故也故今日講和之說不罷則陛下之勵志必淺大臣之任責必輕將士之赴功必緩官人百吏之奉承必不能悉其心力以聽其上之所欲爲然則本根終欲何時而固形勢終欲何時而成恢復又何時而可圖守備又何時而可恃哉其不可異明矣若曰以虛禮縻之則彼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誠有謀我之心則豈爲區區之虛禮而驕哉若曰示之以弱則是披腹心露

情實而示之以本然之弱非強而示之弱之謂也適所以使之窺見我底蘊知我之無謀而益無忌憚耳縱其不來我恃此以自安勢分氣奪日復一日如前所云者雖復曠日十年亦將何計之可成哉則是所以驕敵者乃所以落敵而自驕所以緩寇者乃所以養寇而自緩爲虜計則善矣而非吾臣子所宜言也且彼盜有中原歲取金幣據全盛之勢以制和與不和之權少懦則以和要我而我我不敢動力足則大舉深入而我不及支蓋彼以從容制和而其操術常行乎和之外是以利伸否蟠而進退皆得而我方且仰首於人以聽和與不和之命謀國者惟恐失虜人之驩而不爲久遠之計進則失中一原事機之會退則沮忠臣義士之心蓋我以汲汲欲和而志愿常陷乎和之中是以跋前疐後而進退皆失自宣和靖康以來

首尾三四十餘年虜人專持此計中吾腹心決策制勝
縱橫前却無不如其意者而我墮其術中曾不省悟
危國亡師如出一轍去歲之事人謂朝廷其知之矣
而解嚴未幾虜使復至彼何憚於我而遽為若是是
又欲以前策得志於我而我猶不悟也受而報之信
節未還而海州之圍已急矣此其包藏反覆豈易可
測而議者猶欲以已試敗事之餘謀當之其亦不思
之甚也哉至於靖復土疆而冀其萬一之得此又不
思之大者夫土疆我之舊也雖不幸淪沒而豈可使
彼仇讎之虜得以制其予奪之權哉顧吾之德之力
如何耳我有以取之則彼將不能有而自歸于我我
無以取之則彼安肯舉吾力之所不能取者而與我
哉且彼能有之而不能取則我弱彼強不較明矣
夫其與我我亦豈能據而有之彼有大恩我有大費

而所得者未必堅也向者燕雲三京之事可以監矣
是豈可不為之寒心也哉假使方有一而出於少不
然之計彼誠不我欺而不責其報我必能自保而永
無它虞則固善矣然以堂堂大宋不能自力以復祖
宗之土宇顧乃乞丐於仇讎之戎狄以為國家臣雖
不肖切為陛下羞之夫前日之遣使報聘以是為請
既失之矣及陛下嗣位天下之望曰庶幾乎而赦書
下者方且禁切諸將毋得進兵申遣使介告諭纂承
之意繼脩和好之禮亦若有意於和議之必成而坐
待止疆之自復者遠近傳聞頓失所望臣愚不能識
其何說而切歎左右者用計之不詳也古語有之疑
事無功疑行無名今虜以好來而兵不戢我所以應
之者常不免出於兩塗而無一定之計豈非所謂疑
事也哉以此號令使觀聽受惑離心解体是乃未攻

而已却未戰而已敗也欲以此成恢復之功亦已難矣然夫之未遠易以改圖往者不可諫而來者猶可追願陛下疇咨大臣摠攬群策鑒失之之由求應之之術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罷黜和議追還使人苟未渡淮猶將可及自是以往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脩政事攘夷狄之外子然無一毫可恃以爲迂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遠近中外無不曉然知陛下之志必於復讎啓土而無玩歲愒日之心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強於是視吾力之強弱觀彼虜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往此不過少遲數年之久而理得勢全名正實利其與講和請地苟且僥倖必不可成之虛計不可同年而語也惟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

下幸甚至於四海之利病臣則以爲係於斯民之戚休斯民之戚休臣則以爲係乎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陛下以爲今日之監司奸賊狼藉肆虐以病民者誰則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乎其既失勢者陛下旣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矣將在勢者豈無其人願陛下無自而知之耳然則某事之利爲民之休某事之病爲民之戚陛下雖欲聞之亦誰與奉承而致諾民哉臣以爲惟以正朝廷爲先務則其患可不日而自革而陛下似亦有意乎此矣蓋目前所旣召數君子者皆天下所謂忠臣賢士也所以正朝廷之具豈有大於此者哉然其才之所長者不同則任之所宜者亦異願陛下下於其大者使之贊元經休以亮天工於其細者使

之居官任職以熙廢績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幹方之
責明治體者使備拾遺補過之官又使各舉所知布
之列位以共圖天下之事使疎而賢者雖遠不遺親
而否者雖近必弃毋主先入以致備聽獨任之機毋
篤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進退取舍惟公論之所
在是稽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監
司得其人而後列郡之得失可知而知郡守得其人
而後屬縣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責其成舉其
善而懲其惡夫如是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休將
無所不舉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戚將無所不除又
何足以勞聖慮哉苟惟不然而切切然今日降一詔
明日行一事欲以惠民而適增其擾者有之欲以興
利而益重其害者有之紛紛叢挫既非君道所宜宣
布奉行徒爲觀聽之美而已則亦何補之有况今旱

蝗四起民食將乏圖所以寬賦役備賑贍業流通銷
盜賊之計尤在於守令之得其人而其本原之地則
又有在願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蓋天下
之事至於今日無一不弊而不可以勝陳以獻言者
之衆則或已能略盡之矣然求其所謂要道先務而
不可緩者比三事是也夫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
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脩政而經
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伏惟陛下因此
初政端本正始自貽哲命之時因時順理乘勢有爲
之會於此三言深加察納果斷力行以幸天下則夫
所謂不可勝陳之事凡見於議者之言而合乎義理
之公切於利害之計者自然循次及之各得其所若
其不然今雖有求治之心而致之不得其方雖有致
治之方而爲之不得其序一旦恭勞儉苦憂勤過甚

有所不堪而不見其效則亦終於因循怠惰而無所成矣豈天下之人所以延頸舉踵而望陛下之初心哉至於是時雖欲悔之臣恐其倍勞聖慮而成效不可期也又况旱蝗之灾環數千里陛下始初清明行誼未過而天戒赫然若此其甚其必有說矣臣愚切以爲此乃天心仁愛陛下之厚不待改過行失而先致其警戒之意以啓聖心使盛德大美始終純全無可非間如商中宗周宣王因灾異而脩德以致中興也是宜於此三街屢省而亟圖之以順民心以答天意以陛下之聖明必將有以處此愚臣所慮獨患議者不深惟其所以然之故以爲其間不免有所更張或非太上皇帝之意者陛下所不宜爲以弗親志臣切以爲誤矣恭惟太上皇帝至公無心合德天地臨御三紀艱難百爲其用人造事皆因時循理以應事

變未嘗膠於一定之說先後始末之不同如春秋冬夏之變相反以成歲功存神過化而無有毫髮私意凝滯於其間其所以能超然遠引凝脫萬乘而不以爲難者由是而已本其傳位陛下之志豈不以陛下必能緝熙帝學以繼跡堯禹乎豈不以陛下必能復讎啓土以增光祖宗乎豈不以陛下必能任賢脩政以惠康小民乎誠如是也則臣之所陳乃所以大奉太上詒謀燕翼之聖心而助成陛下尊親承志之聖孝也議者顧欲守一時偶然之跡一二以循之以是爲太上皇帝之本心則是以事物有形之粗而語天地變化之神也豈不誤哉且古者禪授之懿莫如堯舜之盛而舜承堯禪二十有八年之間其於禮樂刑政更張多矣其大者舉十六相皆堯之所未舉去四凶皆堯之所未去然而舜不以爲嫌堯不以爲罪天

下之人不以爲非載在虞書孔子錄之以爲大典垂萬世法而况臣之所陳非欲尽取太上皇帝約束紛更之也非貴其所賤賤其所貴而悉更置之也因革損益顧義理如何耳亦何不可而陛下何嫌之有哉願早圖之以幸天下毋疑於臣之計也若夫戰守之機形制之勢則臣未之學不敢妄有所陳然切聞之上流督帥物望素輕黜陟失宜效於已試下流戍兵直奔淮甸長江之險與虜共之斯乃古今之所共憂愚智之所同惑臣雖鄙闇亦切疑之况今秋氣已高虜情叵測傳聞洶洶咸謂當復有去歲之舉雖虛實未可知然是二者實強弱安危形勢所繫呼噏俯仰之間未足以喻其急也願陛下并留聖意臣不勝大願臣凡愚不學頃歲冒昧群試有司太上皇帝賜之末第獲叨官祿既又誤聽人言猥加收召適以疾病

留落不前今則血氣益衰精神益耗屏居山田未所以仰報大恩之日敢因明詔罄竭愚衷昧死獻書以聞

疏類

請立梁王疏

賈誼

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蕃行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產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

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釋良日立諸子雖陽土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費錢用諸費稱此其苦爲漢而欲得王至甚適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二三列國與不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淮陽梁起於新鄆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徙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并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南之憂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以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併六國之旣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爲身七事畜亂宿禍熟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論治性正家疏

匡衡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後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

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
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孔子著之孝經
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
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
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以不足蓋聰明
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強
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
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
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吐周
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宦家之道脩
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采國風原
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
之興莫不本乎宦家之道衰莫始乎禍內故聖王必
具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倫尊

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
適子冠乎祚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
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
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
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
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
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
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古于以四方克定厥
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論陰陽不和疏

薛宣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省日昃之勞而亡佚豫
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
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
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

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
倂以求更民過失譴訶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
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
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
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興未必
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鄙語曰言而不
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教使昭然知本
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王察焉上嘉納之

諫昌邑王疏

王吉

臣聞古者御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
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慙兮說曰是非古之風
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揚之也今者大
王幸方輿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
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迷職當民

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
其仁恩至厚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
術而樂逸游馮丘搏銜馳驅不止口倦手叱呼手苦
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
爲大暑之所暴冬則爲風寒之所匿薄數以爽脆
之王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
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
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
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
豈徒銜楛之間哉休則俛仰屈信以利形進退步趨
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藏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
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
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
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忘於宮館園池弋獵

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城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譽國之福也臣吉愚冀願大王察之

言得失疏

王吉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主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

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任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銷恩愛寢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歐一世之民竊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躋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財擇焉吉意以為夫婦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

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天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
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
主使男事女夫誣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
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
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
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
也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不
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
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你也宜明選求
賢除任子之冷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
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視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瑯
瑤商不通侈靡亦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
儉則歸本本立而未成其指如此

上救陳湯疏

谷永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
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
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
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
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急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
不加策慮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
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
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四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
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
執憲之吏欲致之六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
阬趙括以織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
今湯親秉鉞席坐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
帝介胄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
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

於人尚加唯蓋之報况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容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舉薛宣疏

谷永

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臯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服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斃王功不興虞帝之明在茲一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材茂行潔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不如柔舉錯時當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為左馮翊崇教養善感德並行衆職脩理_效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

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宣考績功讓簡在兩府不敢過稱以奸欺誣之臯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宣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以越職陳宣行能惟陛下留神考察

論梁王淫亂疏

谷永

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園門之私聽聞中書之言春秋為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不服朕強効力傳致難明之事獨以偏辭成臯斷獄

亡蓋於治道汙蟻宗室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耻辱之心案事者應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城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前牙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着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而反命於下吏以廣公族附疏之德焉宗室刷汙亂之耻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

十漸疏

魏徵

臣奉侍帷幄十餘年陛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不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德音在耳不敢忘也頃年以

來寢不克終謹用條陳裨萬分一陛下在正觀初清靜寡欲化被荒外今萬里遣使市索駿馬并訪怪珍昔漢文帝却千里馬晉武帝焚雉頭裘陛下居常議論遠輩堯舜今所為更欲處漢文晉武下乎此不克終一漸也子貢問治人孔子曰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畏哉對曰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不畏陛下在正觀初護民之勞煦_猶之如子不輕營為頃既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何有逆畏其驕而為勞役哉此不克終二漸也陛下在正觀初役已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無慮營構輒曰弗為此不便我身推之人情誰敢復爭此不克終三漸也在正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

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
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問而踈莫見其非
則有時而昵昵小人踈君子而欲致治非所聞也此
不克終四漸也在正觀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
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上奢靡而
望下朴素力役廣而冀農業興不可得已此不克終
五漸也在正觀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即信而任之
取其所長常恐不及比來由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
以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夫行
有素履事有成迹一人之毀未必可信積年之行不
應頓虧陛下不察其言以爲臧否使讒佞得行守道
踈間此不克終六漸也在正觀初高居深拱無田獵
弔弔之好數年之後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及四夷
晨出夕返馳騁爲樂變起不測其及救乎此不克終

七漸也在正觀初遇下有禮群情上達今外官奏事
顏色不接間因以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申
此不克終八漸也在正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比
恃功業之大負聖智之明長傲縱欲無事與兵問罪
遠裔親狎者阿旨不肯諫踈遠者畏威不敢言積而
不已所損非細此不克終九漸也在正觀初頻年霜旱
畿內戶口並就闕外攜老扶幼來往數年卒無一戶
亡去此由陛下矜育撫寧故死不攜貳也比者疲於
徭役閔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當下顧而不遣正兵
番上搜別駝任市物鐵屬於屢逾子背望於道脫有
一穀不收百姓之心恐不能如前日之帖泰此不克
終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人無靈焉妖不妄
作今旱暵之災遠被郡國山醜之孽起於穀下此上
天示戒乃陛下不恐懼憂勤之日也千載休期時難再

得明主可為而不為臣所以鬱結長歎者也

議楊綰條奏貢舉疏

賈至

謹按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然則文與忠敬皆統人之行也且夫述行美極人文人文興則忠敬存焉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辭以觀行則及辭也宣父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謂之好學至乎脩春秋則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不亦明乎間者禮部取人有乖斯義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閔睢之義曰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蓋三政之所由廢興也故延陵聽樂知諸侯之存亡今試學者以帖字為精通而不窮盲義豈能知遷怒貳過之道乎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而務擇浮艷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不襲其流乘流波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

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由是生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莽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者何謂忠信之陵頽耻尚之失所未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由取士之失也夫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贊揚其風繫卿大夫也卿大夫何嘗不出於士乎今取士試之小道而不以遠者大者使干祿之徒趨馳末術是誘導之差也夫以螭蚓之餌雜垂滄海而望吞舟之魚至不亦難乎所以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四人之業士最關於風化近代趨士靡然向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弘仁義之道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搖也且夏有天下四百載禹之道喪而殷始興焉周有天下八百年

文武之政廢而秦始并焉觀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
實行故能風俗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士二代而亡
漢興雜三代之政弘四科之舉西京始振經術之學
東都終持名節之行至有近戚竊位強臣擅權弱主
孤立母后專政而社稷不隕終彼四百豈非學行扇
化於鄉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尚於浮奢取士術異尚
濟一時自魏至隋僅四百載五光分景九州阻域竊
號僭位德義不修是以子孫連顛享國咸促國家革
魏晉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隩旣宅九州攸
同覆燾亭育合德天地安有捨皇王舉士之道蹤亂
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揚館所奏實爲正論
然自典午覆敗中原板蕩夷狄亂華衣冠遷徙南北
分裂人多僑處聖朝一平區宇尚復因循版圖則張
閭井未設士居鄉土百無一二因緣官族所在耕築

地望繫之數百年之外而身皆東西南北之人焉今
欲依古制鄉舉里選猶恐取士之未盡也請兼廣學
校以弘訓誘今兩京有太學州縣有小學兵革一動
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祿廩無向貢士不稱行實胄子
何嘗講習獨禮部每歲擢甲乙之第謂弘獎擢不其
謬哉祗足長浮薄之風啓僥倖之路矣其國子博士
等望加負數厚其祿秩選通儒碩生間居其職十道
大郡量置太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召置生徒
依乎故事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
朝而行之夕見其利如此則青青不復興刺擾擾由
其歸本矣人倫之始王化之先不是過也

招慰拓跋疏

李大亮

臣聞欲綏遠者必先安近中國百姓天下根本四夷
之人猶於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而求久安未之

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故春秋云
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弃也自陛下君
臨區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強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
者招致突厥雖入提封臣愚稍覺勞費未悟其有益
也然河西民庶鎮禦藩夷州縣蕭條戶口鮮少加因
隋亂減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一安業匈奴微弱
以來始就農畝若即勞役恐致妨植以臣愚惑請停
招慰且謂之荒服者故臣而不納是以周室愛民攘
狄竟延七百之齡秦王輕戰事胡故四十載而絕滅
漢文養兵靜守天下兵豐孝武揚威遠略海內虛耗
雖悔靈臺追已不及至于隋室早得伊吾兼統鄯善
且既得之後勞費日甚虛內致外竟損無益遠尋秦
漢近觀隋室動靜安危昭然備矣伊吾雖已臣附遠
在藩積民非夏人地多少鹵其自堅立稱藩附庸者
請羈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懷德未為藩臣盖行
虛惠而收實福矣近日突厥傾國入朝既不能俘之
江淮以變其俗乃置於內地去京不遠雖則寬仁之
義亦非久安之計也每見一人初降賜物五匹袍一
領酋長悉授大官祿厚位尊理多糜費以中國之租
賦供積惡之勾虜其弊益多非中國之利也

平高昌疏

褚遂良

臣聞古者哲后臨朝明王創業必先華夏而後夷狄
廣諸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反始皇
遠塞中國分離陛下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鯨鯢
以爲州縣然則王師初發之歲河西供役之年飛芻
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年不復陛下每歲遣千
餘人而遠事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
須營辦既賣菽粟傾其機杼經途死亡復在方外兼

遣罪人增其防遏所遣之內復有逃亡官司捕捉爲
國生事高昌塗路沙磧千里冬風冰冽夏風如焚行
人遇之多死易云安不忘危理不忘亂設令張掖塵
飛酒泉烽舉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菽粟及傳手終
須發隴右諸州星馳雷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於
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無用
陛下平頡利於沙塞滅吐渾於西海突厥餘落爲立
可汗吐渾遺萌更樹君長昔復立高昌非無前例此
所謂有罪而誅之旣服而存之宜擇高昌可立者徵
給首領遣還本國負戴洪恩長爲藩翰中國不擾旣
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後代也

諫軍旅官室疏

充容徐氏

貞觀已來二十有餘載風調雨順年登歲稔人無水
旱之弊國無饑饉之災昔漢武帝守文之常主猶登

刻玉之符齊桓公小國之庸且尚塗泥金之望陛下
推功損己讓德不居億非何猶關告成之禮云亭
佇謁未展升中之儀比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網羅
千代者矣然古人有云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保未
備聖哲罕兼是矣業大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
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以來力役兼總東有遼
海之軍西有崑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
輸且召募投戎去留懷死之瘁因風阻浪人有漂溺
之危一夫力耕年無數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覆數
百之糧是猶運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
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克伐暴有國常規然曠
武習兵先哲所戒昔秦皇併吞六國反速危禍之基
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
輕邦圖利忘害肆情縱欲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

其六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之
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仁減行役之煩
增雨露之惠妾又聞為政之本貴在無為竊見土木
之功不可遂兼北闕初建南宮翠微曾未踰時玉華
創制非惟構架之勞頗有工力之費雖復茅茨示
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崔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
卑宮菲室聖王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為麗故有
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
以時則力不竭矣用而息之則心斯悅矣夫珍玩技
巧為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醜毒竊見服
玩鮮靡如變化於自然職貢奇珍若神仙之所製雖
馳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
穿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亡方
驗侈麗之源不可不遏夫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

於奢以制後伏惟陛下明照未形智周無際窮奧
秘於醜閣盡探顯於儒林千王理亂之蹤百代安危
之迹興亡衰亂之數得失成敗之機固亦包吞心府
之中徂環目圍之乃宸衷久察無假一二言焉惟
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著體逸於時安伏願
抑志推心慎終成始削輕過以添重德擇今是以替
前非則鴻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泰矣

政獵疏

虞世南

臣聞秋獮冬狩蓋惟恒典射隼從禽備乎前誥伏惟
陛下因聽覽之餘辰順天道以殺伐將欲推斑碎掌
親御皮軒窮猛獸之窟穴盡逸材之林藪夷凶剪暴
以衛黎元收革擢羽用充軍器舉旗效獲式遵前古
然黃屋之尊金輿之貴八方之所仰德萬國之所係
心清道而行猶戒銜檠斯蓋重慎防微為社稷也是

以馬卿直諫於前張昭變色於後臣誠細微敢忘斯
義且天弧星畢所殪已多頒禽鼎獲皇恩亦溥伏願
時息獵車且韜長戟不拒芻蕘之請降納吠澮之流
袒裼徒搏任之羣下則貽範百王永光萬代也

陳時政疏

馬周

臣歷觀前代自夏殷周及漢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
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爲積德累業恩
結於人心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尔自魏晉已還降
及周隋多者不過五六十年少者纔二三十年而亡
良由創業之君不務廣恩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
德可思故傳嗣之主政教多衰一夫大呼而天下上
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崇
禹湯文武之道廣施德化使恩有餘地爲子孫立萬
代之基豈欲但令政教無失以持當年而已且自古

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以節儉於
身恩加於人二者是務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
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長
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
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
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每
有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須人徒行
文書役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怨嗟
之言以陛下不存養之昔唐堯茅茨土階夏商惡衣
菲食如此之事臣知復可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
費輟露臺之役集工書囊以爲殿帷所幸夫人衣不
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綦組妨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
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
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

此於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爲儉臣聞昧且丕顯後世猶怠作法於理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即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竊尋往代以來成敗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爲盜賊其國無不即滅人主雖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允修政教當修之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則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有失是以殷紂笑夏桀之亡而幽厲亦笑殷紂之滅隋帝大業之初又笑周齊之失國然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周齊也故京房謂漢元帝云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此言不可不戒也往者貞觀之初率土霜儉一匹

絹纔得粟一斗而天下怡然百姓知陛下甚愛憐之故人人自安言無謗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十餘石粟而百姓皆以陛下不憂憐之心咸有怨言又今所營爲者頗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蓄積多少唯在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家貯浴口倉而李密因之東市積布帛王世充擄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浴口東都無粟帛即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眾但貯積者固是國之常事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若人勞而疆歛之竟以資寇積之無益也然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已躬爲之故今行之不難也爲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旣勞矣而用之不急儻中國被水旱之災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因之竊發則有不可測之事非徒聖躬肝食晏寢而已若以陛下

之聖明誠欲勵精爲政不煩遠求上古之術但及貞
觀之初則天下幸甚

